

命运的 三个名字 I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

[俄]亚历山大·格里戈连科 著
寇小桦 译

T 狗耳朵
РИ ИМЕНИ СУДЬБЫ I
СОВАЧЬЕ УХ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

[俄]亚历山大·格里戈连科 著

寇小桦 译

命
运 的
三个名字 ❶

狗耳朵

ТРИ ИМЕНИ СУДЬБЫ |
СОБАЧЬЕ УХО



西华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版贸核渝字(2015)第30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命运的三个名字. 1, 狗耳朵 / (俄罗斯) 格里戈连科著; 寇小桦译. --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621-7716-6

I. ①命… II. ①格… ②寇…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6507 号

本书为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批准的《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和俄罗斯翻译学院负责组织实施。

ТРИ ИМЕНИ СУДЬБЫ I СОБАЧЬЕ УХО
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енко

命运的三个名字 I · 狗耳朵

MINGYUN DE SAN GE MINGZI I GOU ERDUO

著者 [俄] 亚历山大·格里戈连科

译者 寇小桦

责任编辑 廖小兰

装帧设计 熊艳红

排版 重庆大雅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

邮政编码 400715

网址 <http://www.xscbs.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印张 8.25

字数 157千字

版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21-7716-6

定价 33.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联系本社市场营销部调换: 02368868624

本书为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批准的《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和俄罗斯翻译学院负责组织实施。

作者简介

亚历山大·格里戈连科
(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енко)，当代俄罗斯作家，生于1968年，毕业于俄罗斯科麦罗沃国立大学，居住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州的季夫诺戈尔斯克，现在俄罗斯报社《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东西伯利亚分部工作，发表过很多新闻调查、纪实、随笔、长短篇小说。他是当代俄罗斯少有的从西伯利亚土著居民传说中获取小说创作灵感和素材的作家之一，代表作有《泰加林人的故事》(2011)和《命运的三个名字》(2013)。

找到丢失的，

追上逃跑的，

痛打落水狗，

向死者补刀。

埃文克史诗

《索杰尼勇士》

薛

西斯见赫勒斯蓬托斯海峡布满舰队，
阿拜多斯岸上与平原布满兵卒，因自
称快乐人，复继之以泣，其叔阿塔巴诺……问
之曰：“王方自称快乐人而忽继之以泣，转瞬
之间，汝所为之事其相去亦大甚矣。”薛西斯曰：
“吾忽念及人生几何，百年之后，此芸芸大众，
得无一人复存矣，不觉悲从中来耳。”

希罗多德

《历史》第七卷《波琳尼娅》

雍 涅 西 树

*

*

*

我出生在一条河边，我们民族的人把它叫作胡克河，草原居民把它叫作亨·苏克河，而通古斯族及其他许多的民族把它叫作雍涅西河。

这些名称都有同一个意思——“伟大的河”，甚至也可以认为这条河没有名字，给她取名就意味着成了她的主人，可这条河她自己就是主人。

雍涅西——这是一棵树，在它上面矗立着一个世界。

它的树冠就是萨彦岭，为美好的灵魂和未出生的人遮盖着天堂般的住所，以免被人们发现。它的树根一直伸向午夜的海洋，在那里，冰海女巫抖动着她的长发，把暴风雪和死亡的讯息散发到全世界。从树冠到树根的这条路就是每个人生命必经的历程。

树枝就是无数条河流，大的、小的和一些涓涓细流。它们中

的每一条都代表着一个部落、氏族或家族。或者说我们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自己归属的河流，那么就没有人本身。河流赋予了人的生养权。如果丛林承担了很多人类生存繁衍的功能，那么也需要更多的河流来分担养育大量的人口。这是人类发展进化历程中的一种生存方式和途径，离开森林和河流，人类就很难生存。

人们在树上的巢穴就是母亲掩埋脐带的地方。

当母亲埋完脐带，擦干净双手，周围的人和神灵们看着你降临到世间时，他们会说：“又有一个人出生了，他将和我们一起生活。”不要和亲人分离，不要背叛和抛弃守护你的神灵，因为当你的命运和你一起降临在绿草垫上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它将来会怎样。

有可能，你的命运会带给你一件无形的礼物，例如机敏的头

脑、歌唱的天赋、能看到不可见的东西、听到不能听到的声音等等。为什么会有这些奇迹发生？当然，这些是不会让你知道的。但那些没有获得这些礼物的人也不要认为自己被命运遗忘了，因为雍涅西树上的这片世界会让每个人都有所安排，那里的每一个人人都不会被抛弃。甚至一不小心从窝巢里掉下来，被别族折磨欺负的人都知道，回家的路总是有的，这让每个人内心倍感欣慰。

这种想法就像我用来裹脚的温热的沙土一样温暖着我。我三个阶段的命还先后有三个名字，当我度过前两个阶段时，我都一直怀着这种想法。可命运的第三个名字则告诉我有关雍涅西树的传说就是个谎言，应该要接受这一点，就如我往常接受其他一切事物一样，但我却做不到……如果我任由事情这样发展，那么将会是个更大的谎言。

我的生活就如一团乱麻，我试图去找到它的线头，以便从中厘清我的所见所闻，分清现实和梦境，看清它的结构，弄明白我为何来到这片土地上。

- 追风记 -

他们举着一棵树，就像举着一棵草一样，轻松地跑过杉树林。大地在眼前晃动，迈着年轻有力的步伐，带着些许害怕，他们跑到了倾斜的河岸边。他们是两个人。

来到岸上后，他们停了下来，慢慢地从狂奔中缓过劲来，一边四处打量。两人站在岸上，相互只有半步的距离，可其中一人还是冲另一人大声喊道：

“我向下面跑，而你向那边，向上跑……”

第二个人没有说话。他们沉默着向各自的方向跑去，速度已经有所减慢，相互间的距离也不到十步。他们就像在丛林里跋涉一样举步维艰。这时，第三个人快步走了过来，他是个大个子，差不多有前面两人加起来的块头。他一只手上拽着一根短棍，棍子的一端拴着根皮带。

转身看到大个子，前面两人停了下来。大个子没看他俩，径直走向河边。他盯着有人走过留下的深深的足印和大船底部在潮湿河滩上留下的沟槽印。看来，小船一直停在这里等着主人去捕江鳕。

“你们准备追很远吗？”大个子并不抬头，大声说，“你们认为他就像你们一样蠢吗？偷了船，没走多远就给扔了？”

两个年轻人默默地走向长者。他们身材魁梧，骨骼健壮，头发黑得发亮，看上去是那种充满了力量，从不知饥饿和疾病的人。他们正好处于这种年纪——由男孩向男人转变的阶段。他们应该是大个子的亲儿子。他们充满了成年人的力量，但似乎心里的恐惧比未成年人更多，大概是未经世故，他们的内心还很脆弱。此时，他们的畏惧心理，就像围着一块臭肉嗡嗡叫的一群牛虻，被父亲手里的皮鞭不断地唤起。

“如果他是夜里走的，那么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其中一个小伙子最终忍不住说了出来。

父亲默不作声，把拿着皮鞭的双手抄到了背后，看向远处丛林密布的山脉，那里是一片布满粉红朝霞的天空。

“晚上的月亮很圆、很亮。”另一个小伙子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当月光照得夜晚如白天一样时，他会害怕自己被发现的。所以，大概他是趁黎明还未天亮的时候逃跑的。”

听了他的话，大个子向他转过头。因为他的脖子短，使他转起头来有点吃力，很难转到应有的角度，他只能通过眼神来表达他的专注，等着他继续说。

“从早上到现在还没过多久，可以从另一个方向拦截他。”

父亲从背后缩回双手。

“至今仍不见那个狗东西，鱼粪蛋的踪迹。”父亲小声地不紧不慢地说。接着，他向后退了两步，挥了一下鞭子，大声说：“他只要还活着，我们就能追到的！”

两个小伙子马上反应过来，冲进了丛林，那里有他们开辟出的一条小道。大个子跟在他们后面跑。

他们的营地就坐落在四特河岸边，有一片树丛隔在营地和河水之间，只需几步就可跑过这片树丛。每个人都知道，顺着河流走不了半天就有一个湍急的弯道，从那里又流回到营地。即使不是特别近，但对于跑得快的人来说不用跑多久就可回到营地的河边。

三个人风风火火地回到营地。在四座夏季游牧帐篷旁边坐着一个女人和一个老头，他们没有说话。因为今天凌晨发生的事让大家都不知所措，女人干脆抛下手中的一切活儿，坐在那里等消息。一口空锅被随便放在草地上，帐篷顶上也没有冒出炊烟，只有几根火烧柴在火堆里冒着烟，大家围在火堆边，习惯性地提防着蚊虫叮咬。时间已是夏末秋初，蚊虫也不是那么凶残了，属于它们的季节就快过完了。

两个小伙子冲进了自己的帐篷。

“拿上弓，多带些箭！”他们的父亲大声地说，“所有用得上的都带上。”

大个子本人没有进自己的住处——一座最大的帐篷。这时，

他听到传来的树枝被折断的声音，几乎就是一棵枯树的树枝断裂的吱吱声。

“你的弓箭在哪里？”

这是那个被唤作人偶的老头在说话，大概是因为活到人生的最后阶段，已经把自己真实的名字给忘了，但不知为什么他就是没有死。他很少开口说话，以至于每次他的声音都会把人吓了一跳，以为是一个陌生人在说话。他是大个子老婆的亲叔叔，她负责赡养他。有时候，就像那个早晨，当老头不能或不想自己走的时候，她就把他那几乎没有什么重量的身体搬到屋外。但人偶的每次讲话也让侄女儿听着不舒服。因为听到这种像枯树枝断裂的声音，那女人会浑身难受，大个子也是一样。

“你的弓箭呢？”那声音又重复了一遍，“还有长柄刀，铁铠甲呢？”

大个子脸变得通红。拿着皮鞭的手从背后伸出来，慢慢往上举，但却停住了。

“别多嘴。”他小声地说。

但那撕裂般的笑声却越来越清晰。

“你可睡得真沉呀，亚伯托，”人偶笑着说，“就如年轻人般睡得那么死。”

“闭嘴！”

老头继续笑。

“现在你该看好自己的裤子，把裤腰带拴牢一点，你睡得那么死，会把裤子都丢掉的……”

那只拿鞭子的手又向上举了起来，也许，一眨眼间，老头就永远都不能笑了，可就在这时，大个子的儿子们拿了武器从帐篷里出来了，他们在叫父亲。

他们很快就走到了四特河拐弯的地方，气喘吁吁地站在河边。他们生平第一次发现，自己竟然能跑这么快，应该可以追上风的速度了吧。

他们每个人都清楚，被偷的船可能已经经过这里开走了。偷船的人也许就躲在这又长又曲折的河岸边任何一个地方。

但有种难以描述的感觉让他们隐约觉得，逃跑的人应该选的就是他们正在这儿等着的这条路。他们，尤其是大个子的俩儿子都相信，那个逃跑的人如果想要过自由自在的生活，那么就会尽量地顺流而下，一直到四特河汇入雍涅西河的出口处。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有一条特别短的路通到河对岸，年轻人只需要步行就可以走到森林里，如果他选择这条路，那么他就可能在他们的眼皮底下给溜掉了，因为对岸是恩卡人的土地。

看得出来，亚伯托的怒气已经消了，虽然他努力隐瞒这一点，但是还是用凶巴巴的眼光看他们，说话也很粗鲁。对于今天凌晨发生的事情，儿子们是最无辜的。当他意识到这点时，

亚伯托感到比跑步赶路时的心情还沉重。他身躯很庞大，这一次走得太快太久，让他有点喘不过气来。但疼痛往往就是这样产生的，这让亚伯托变得更理智。

“我们不该在这里等他，我们下去一点吧。”他说。三个人继续往前走。

俩儿子明白父亲在想什么：为瞄准那艘船，必须距离更近一些。因为这条河的水域面积很宽，水流很急，逃跑的人很容易躲过射来的箭。更不利的是，在宽阔的河面上几乎不可能抓到猎物。而他们这次是无论如何都得抓住他的，只有这样才能解他们的心头之恨，才能消除他在昨晚带给整个营地的痛苦。

不远处的河道开始变窄，水流也更湍急了。如果想把逃跑者杀死在行进的船只里，就必须趟过水流，追上船只。大个子的儿子有足够的力量这样做。

在河道最窄处的岸边，父亲命令儿子们做好埋伏。他们藏在柳树林中，相互间隔有三十步的距离。亚伯托应该第一个射箭。如果敌人受伤了，那么儿子们就负责去把他打死。但谁也没有想能否射中的问题。大个子交代好了儿子们应该怎样藏好，以免敌人发现后会直接逃到对岸去。这个大个子是个聪明人……他明白他正在做什么，他是经过考虑，对此事也有一点把握的。但突如其来的耻辱让他准备拼命去挽回自己的面子。

他想起了那个逃跑者，几乎就和他儿子一样，本也应该跟

他一起住在森林里，在林子里讨生活。他想着他，对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因为他知道，按照他如今的想法，所有的一切似乎冥冥中注定就应该是这样的……

大个子此时的想法和猜测终于得到了证实。

一只船在不远处出现了。一看见这只船，其中一个儿子就学了声狗叫，亚伯托气得真想用鞭子抽他，可他遗憾地发现，他把鞭子忘在营地了……船异常平稳地行进，虽然没看见划船的人。

“他跳下去，躲起来了！”第一个暴露自己的那个儿子忘记了自己正在埋伏，竟然非常大声地说，“我看见了，亲眼看到了！父亲，快射箭！”

“坏蛋，杂种！”第二个儿子也开始大声地叫了起来。

大个子放了一箭，一支带有黑色羽毛的箭在河面上呼啸而过，最后插在了船中央。接着又有其他的箭飞过去，和亚伯托的箭排在了一起。

船开始侧翻，在水里打转，慢慢地向岸边靠拢，就像之前有人把着方向，而现在却抛下了船桨任其沉浮。看来大个子的突袭成功了。当看见儿子们抛下武器，冲向水里抓住船的时候，他轻松愉快地出了口气。

亚伯托也使劲全力地跟着跑过去……

整个船底放着一棵半弯的，被砍掉枝叶的树，树上插满了

大个子和他儿子射的黑羽箭。

除此之外，船里什么都没有。

亚伯托眼睛都不眨一下地默默地看着他们的“猎物”，最后说：“我回去一定杀了那老头。”

那天晚上丢的武器包括：一把角质弓，一个装了三十支箭的箭筒，一把长柄刀，一件绣满亮铁片的长皮袍，还有一把刀柄是用毛象骨做成的白色曲柄刀。

他的儿子们说得没错，这个人就是在清晨，当那轮圆圆的月亮已经躲在山上的岩石后面，太阳还没升起的时候，他就在这时完成了偷盗。

这人还成功地避开了防盗铃，不知不觉地从营地逃走了。

这人的个子实在太小，根本就拿不了那么多的武器，可他却全部给弄走了，还不忘拿走那绑在长柄刀和弓上的铃铛。看来，他早就知道这些追他的人的意图。

那人就是我。

我偷船只是为了渡河去营地的对岸。那天早晨，我躲在石头后面看见大个子的儿子们是怎么像两只白色的虫子一样蜷曲着身子跑来跑去地躲他们父亲的鞭子。

这是个很疯狂、很冒险的举动，因为我明白，我已经犯下了不可挽回的错误，本应该节约时间尽量跑远一点。可我还年轻，我是那么想看这一幕，大概我就是为了这才偷了东西逃跑的。